

白色的长椅

——保加利亚二十世纪诗选

杨燕杰 译

丛书·外国诗歌丛书·外国诗歌丛书·



·外国诗歌丛书·外国诗歌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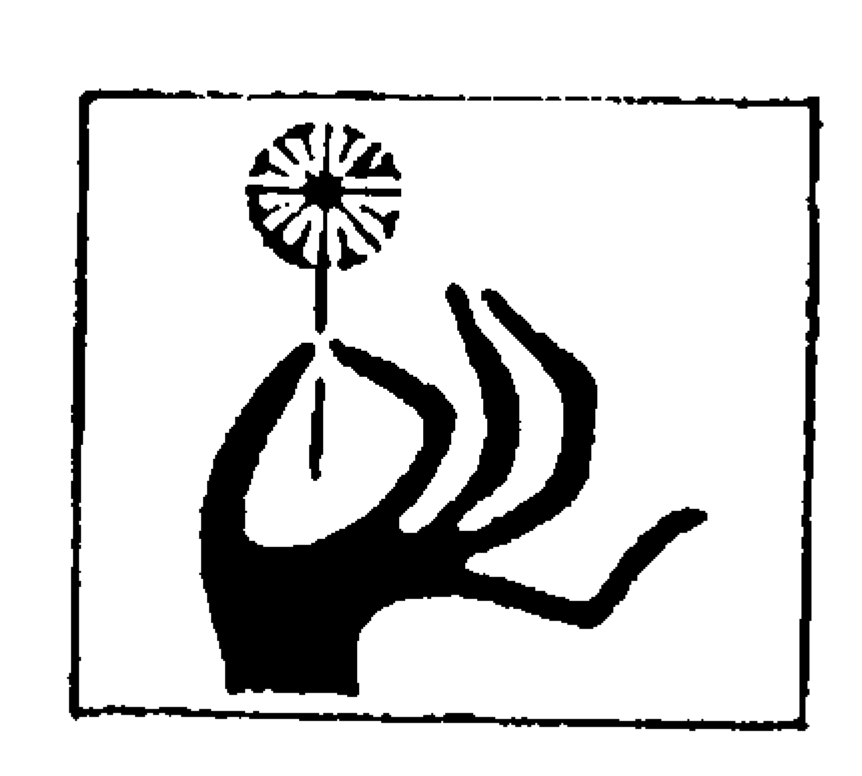
ISBN 7-5327-1601-5/I·958

定　　价：　　7.90元

白色的长椅

——保加利亚二十世纪诗选

杨燕杰译



外国诗歌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 色 的 长 椅

保加利亚二十世纪诗选

杨燕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73.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1601-5/I·958

定价：7.90元

二十世纪的保加利亚诗歌

保加利亚是一个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欧洲古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保加利亚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正如许多东欧弱小民族一样，保加利亚人民曾长期遭受异族压迫，先是二百年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后是五百年奥斯曼帝国的压迫。特别是后者使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化受到极大摧残，正统文学受到压制和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民间的口头文学能够得到发展，而其中民间歌谣比较发达，歌颂爱情、劳动、勇士、理想的歌谣，丰富多采。土耳其统治后期出现的海杜特①民谣，更是鼓舞人民起来战斗的号角。到十九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民谣成了赫·波特夫(1848—1876)、伊·伐佐夫(1850—1921)

以后一代代诗人的重要创作源泉。

十九世纪，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诗歌这种最能反映现实和动员人民的文学形式蓬勃兴起。十九世纪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袖波特夫则是保加利亚最杰出的革命诗人。

一八七八年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异族统治下获得的解放，大大推动了保加利亚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四十年，一般称为保加利亚古典文学时期。保加利亚文学在这短短的时期里经历了复杂的道路。这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伐佐夫、迪·波梁诺夫(1876—1953)、特·特拉扬诺夫(1882—1945)、尼·伊利耶夫(1885—1960)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不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学领域加强了两极分化。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赫·斯米尔宁斯基(1898—

① 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自发农民武装。

1923)。他的诗集《总有一天》(1922)成了召唤人们起来斗争的革命号角。这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格·米列夫（1895—1925）的著名长诗《九月》(1924) 是继《总有一天》之后的另一部革命诗歌。和他一起战斗的还有阿·拉兹茨维特尼科夫(1897—1951)、尼·富尔纳吉耶夫(1903—1968) 等诗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九月文学"的一部分。

三十年代，在《工人文学阵线》和《铁砧》两个刊物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革命作家。赫·拉德夫斯基（1903—）的《心向党》(1932)，姆·伊萨耶夫(1907—)的《烈火》(1932)；尼·兰科夫(1902—1965)的《高潮》(1931)等诗集就是"工人文学阵线丛书"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一批代表现实主义民主主义文学的诗人也活跃在诗坛上，他们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伊·巴格梁娜(1893—)、阿·达尔切夫(1904—1978)和多拉·加贝(1888—1983)。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为保加利亚文学开辟了新的时

代。

保加利亚当代诗人大致可分为四代。老一辈的诗人如留·斯托扬诺夫(1888—1973)、多·加贝、伊·巴格梁娜、姆·伊萨耶夫、尼·马兰戈佐夫(1900—1967)等属于这一代。这些久负盛名的老诗人，在人民政权成立初期写了许多反映人民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和热情讴歌社会主义胜利的作品，后来又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抒情诗歌。第二代一般被称作"四十年代诗人"，主要代表是维·安德烈耶夫(1918—)、鲍·拉伊诺夫(1919—)、维·汉切夫(1919—1966)、阿·格罗夫(1919—)、拉·拉林(1923—)等。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遭受法西斯的迫害，憧憬自由，但内心世界比较复杂，有过徘徊和矛盾。人民政权成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主要有佩·佩内夫(1930—1959)、格·贾加罗夫(1925—)、勃·迪米特罗娃(1922—)、莉·斯特凡诺娃(1929—)等人。他们大多经历过胜利前的游击队运动或卫国战争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中，游击队生活、狱中生

活、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劳动、新人的成长等主题都有充分的反映。比这一代更年轻的诗人属于新时期的一代诗人，以留·列夫切夫(1935—)、弗·巴谢夫(1935—1967)、赫·福特夫(1934—)、乌·克里姆(1925—)等为代表。

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更加年轻的诗人如勒·埃伦科夫(1936—)、马·绍普金(1938—)、尼·肯切夫(1936—)、佩·杜巴罗娃(1962—1979)等人以其丰富多采的作品开始活跃在文坛上。

保加利亚诗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多，除波特夫、伐佐夫和本世纪老一辈诗人如斯米尔宁斯基、米列夫、拉德夫斯基有单行本诗集，雅沃罗夫、巴格梁娜、伊萨耶夫、安德烈耶夫、莱诺夫、鲍日洛夫、拉马尔、富尔纳吉耶夫、马特夫、米列娃、米尔切夫等的诗歌曾有一些在五十年代被译成中文外，其他诗人的作品开始译成中文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选择一小部分诗人的作品，数量虽

然不多，却足以管窥现代保加利亚诗歌的博大多彩。

译 者

目　录

多·加贝

多·加贝(1888—1983) 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哈尔曼勒克村。父亲是著名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加贝先后在索非亚、日内瓦和格勒诺布尔攻读法国文学。曾主编《少年文库》。她是保加利亚笔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任该会主席。

加贝的作品反映了内心和社会的情绪。人民政权建立后写的长诗《薇拉》，描写了女英雄薇拉·佩耶娃的战斗一生，是保加利亚反映游击队运动的最早作品之一。诗集《请等一等，太阳》被认为是当代抒情诗的典范。她还写过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并译了许多波兰诗人的诗作。

主要诗集有：《紫罗兰》(1908)、《人间之路》(1928)、《夜游症患者》(1933)、《薇拉》(1946)、《长诗》(1946)、《动乱时期》(1957)、《请等一等，太阳》(1967)、《深渊·同大海对话》(1976)、《诗选》(两卷，1978)等。

献　　词

献给伟大的十月

在你的朝霞照耀下我第二次诞生，
开始了第二次生命。
从你的甘泉里我痛饮了一口，
为的是能够
用你那淙淙的喷水声
歌唱。

你说：我们需要翅膀——
我变得自由奔放。
你说：我们需要红心——
我变得勇敢坚强。
你说：我们需要双手——
我连忙伸出手掌。

你又说：要有意志、热血、力量，
我把一切向你奉上。

你悄悄问我：
“你给自己留下了什么？”
“我给自己留下了你开启的
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

1982

请等一等，太阳

请等一等，太阳，
我还不能
进入夜晚——
我的白天还没有过完！
我还没有战胜良心，
让它有权去休息。
我刚刚学会
同顽石和枯木对话，
还没有来得及用它们的智慧
把我的一天填满，
你就逼我进入睡乡，
而你却这样平静而庄严地
带着维托沙山① 上余晖犹存的峰峦，
带着被晚霞映照得五彩缤纷的村庄，

带着对明天的幻想
离去了！
等一等，给我一点时间去判明。
在这惶惶不安的世界里，
当失眠就是良心，
而良心就是白昼的时候，
人如何能进入睡乡？

请等一等，太阳！

1967

---

① 索非亚南面的一座高山。

遗　嘱

我一生
都在寻找人，
却不知道
我已把他错过。
我把他留给你，
未来时日的创造者，
你如果也找不到他，
那就自己创造一个。

我就这样走了，
饥渴没有得到满足，
眼睛仍然注视着远处，
双手仍然伸向前方，
这双手在我即将逝去的时候。

被迫交叉放在
我的胸前。

请你们快些，
把我一同带走，
让我跟年轻的心灵一起生活，
勿使我的灵魂
飞翔在天地之间，
像一颗永恒的卫星，
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
只能遥望你们，
而永远不能同你们接近！

1982

伊·巴格梁娜

伊·巴格梁娜(1893—) 生于索非亚一个职员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教师。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文学刊物《九月》的编委。参加过多次国际作家会议和国际笔会。

巴格梁娜的抒情诗经常描写妇女的反抗精神和要求摆脱小市民偏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强烈愿望。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作品大多描写保加利亚的建设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她还创作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全部诗歌富于健康的民族精神。

一九五〇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永恒与神圣》(1927)、《海员的星》(1932)、《人心》(1936)、《五颗星》(1953)、《诗选》(1955,1957,1964,1968)、《对位》(1972)、《抒情诗选》(两卷,1973)、《浅影》(1977)等。

蹈火女[1]的命运

致多·加贝[2]

祖国，你多少世纪都屹立在
那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
那被四面的狂风吹打过的，
被无数次烈火燃烧过的十字路口。

在你的天空和地下，
蕴藏着什么神奇的力量，
使你在历史的多次浩劫中
能保留下来，安然无恙？

在这荆棘丛生的地方，
在这奴隶的土地上，
你伤痕遍体，孤立无援，

却生下伊瓦伊洛[3]和鲍格米勒[4]这些好
　　儿郎。

为了那严峻的命运，
你教会你的女儿们
在斯特朗贾[5]密林深处，
赤脚走在火焰上……

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一切，
要继承那祖传遗风，
直到今天还在烈火中跳舞，
仍是我们女性的永恒天命？

1972

---

① 跳踏火舞的女子。跳踏火舞是保加利亚一种古老的民间宗教仪式。每逢君士坦丁和艾莲娜节（5月21日），赤脚女子在篝火上跳舞以驱邪除疫，祈求平安和丰收。目前只在保加利亚东南部个别农村还保留着这种习俗。

② 保加利亚著名女诗人。

③ 伊瓦伊洛(1277—1280)，保加利亚反封建农民起义的首领。

④ 鲍格米勒，十世纪上半叶在保加利亚兴起的社会宗教学说和运动的创始人。

⑤ 保加利亚东南部的山脉。

我的大地

我的一天的
漫长轨迹
已经接近终点。
起点和顶点
已远远落在后边，
我这只勇敢的飞鸟即将默默
着陆。

像一颗果实，
我从你那苍穹
饱尝了雨露和阳光，
我的心
将要愉快地陨落，
接受你的引力，

还要融化在你的泥土里，
啊，生我的大地。

今天，你在朝阳的照耀下风华正茂。
杜鹃
在你那准确的时钟——森林里
声声呼叫。
不。我不相信那些古老的传说——
这些啼声并不是
我的岁月已屈指可数的征兆，
而是预示着
春天和爱情即将来到。

我送给你什么
作为春分之日的礼物？
我不会耕田、播种、收割，
也不会盖房、纺纱、织布——
我吃的面包、
穿的衣服、
住的房屋——

全是别人的
辛苦。

我只能用我这颗赤心
至死热爱你，
还能用我的喉咙
在清晨同鸟儿一起歌颂你，
与你推心置腹地
低声细语，
还能向全世界
述说你的绮丽，
啊，我的春光明媚的大地。

1972

总结的日子

　　祖国母亲，
你给了我翱翔云端的精神
和一身强健有力的体魄。

你使巴尔干和里拉两座大山一横一纵，
　　为的是在创造我时，
在我的细胞里留下
岩石、激流、密林、狂风……的痕迹。

母亲——一个多子女的保加利亚妇人，
　　把我生得正如你意。
我本也可不止一个，像她那样——
　　生下七个儿女。
但我犯了错误，请原谅我！

我当时擅自决定：不生子女，
　　而生产诗句。

今天，在总结的日子，
　　祖国母亲，请告诉我：
我是不是你的好闺女？
如果你把我的两个选择
　　放在你的天平上——
　　哪一个将向下低垂？

如果你认为，
我年轻时做得对，
我就将幸福而放心地
从这个世界离去。

1983

阿·达尔切夫

阿·达尔切夫(1904—1978) 生于萨洛尼卡市(在今希腊境内)的一个律师家庭。索非亚大学哲学系毕业。在意、法等国学习和生活过。当过教师、翻译、中学校长、编辑。

达尔切夫的作品富于形象的具体性，是对象征派的一种反作用。他的诗歌以其突出的理智精神和对生活哲理的执著追求，给当代年轻诗人以很大影响。他还译了许多法国和俄国的名著。

主要作品有：诗集《窗》(第一卷，1926；第二卷，1928)、《诗选》(1928)、《巴黎》(1930)、《夏特大教堂的天使》(1943)；诗文短论集《片断》(1967)，《达尔切夫文选》(两卷，1984—1985)等。

人用泥土做成

人用泥土做成。
但是今天的世界却用钢铁铸成。
软弱的人难以生存！
我几乎因善良而丧命。

现在，我闭起双唇，
愤怒地将拳头紧握，
我沉默地活在世上，
拼命教导那无邪的心作恶。

1930

小站邂逅

我独自在一个小站下来，
为的是换车继续我的路程。
在这平坦的原野上
早已是夜色朦胧。

周围一片寂静。
晚风送来轻微的响声：
青蛙在远处欢叫，
还有那抽水机隐约的轰鸣。

我在这黑夜里想着故人——
我并不认识代表来世的永恒，
可是在我等待列车的时候，
它却走到我面前通名报姓。

它向我展示那烟雾弥漫的深渊
和那深渊的辽阔夜空，
它撒下一串又一串星斗，
以炫耀它的美丽和威风。

顿时我如痴如醉，
在血液中感到了
那无垠星空中的
毁灭一切的寒冷。

于是我气喘吁吁地对它说：
啊，永恒，我感到你是如此陌生，
请问：我独自一个
怎能生活在你这荒漠的高空？

我永远不会在永恒里
感到亲切从容，
我的一切都留在
那渺小的尘世当中。

亲人们此时此刻
在那罪恶的尘世正心神不定，
他们围坐在灯边惦念我，
盼我快快回到家中。

请原谅，在这黑夜里，
我不需要你的这些星火，
我需要的却是
一扇窗户发出的光明。

1962

致 祖 国

我从来不曾在这大地上把你挑选，
一个酷暑天我诞生在你怀中。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富有，
而只因为你是我的祖国。

我不是因为你光荣强大，
才当一个保加利亚人，
而是因为我怎样也忘不掉
萨穆伊尔那些惨遭剜目的士兵①。

让人们在你身上
尽情追逐利禄、名位和权力吧，
苦难使你和我连结得更加紧密，

我们的爱变成了共同的命运。

1965

---

① 一〇一四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统率大军侵入保加利亚，并在贝拉西察的一个关隘设下埋伏，大败保加利亚人。被俘的一万四千多名保加利亚士兵在拜占庭皇帝的命令下惨遭剜目。

画家与风

致伊凡·西麦昂诺夫

画家想画风，
　　就画了无数枯叶从树上飘下，
　　像烧红的炭火，火星四迸。
他想画风，
　　就画了一片草地，
　　小草在上面摇摆不停。
他想画风，
　　就画了朵朵流云，
　　疾驰在天空。
画家想画风，
　　但是他发现画的总是别的什么，
　　而不是风。

1977

姆·伊萨耶夫

姆·伊萨耶夫（1907—） 生于米海洛夫格勒市附近的一个贫农家庭。在索非亚上技术学校时因参加罢课被开除。曾参加一九二三年的九月起义。长期从事进步新闻工作，多次被捕。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作为战地作家参加保加利亚卫国战争，后任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阵线报》副主编、《保加利亚军人》杂志编辑等职。一九五六年曾访问中国，著有诗集《在中国的阳光下》。

伊萨耶夫的创作遵循了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传统，在十分广泛的领域内丰富和发展了保加利亚的进步诗歌。

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烈火》（1932）、《火》（1946）、《和平之星》（1950）、《爱》（1954）、《绿树》（1963）、《革命叙事诗》（1964）、《慷慨》（1966）、《你没有安宁》（1971）、《愤怒》（1973）、《人欢迎太阳》（1974）、《诗选》（两卷，1977）、《我羡慕飞鸟》（1981）等。

夜间相会

今夜
以它那空旷的黑暗
无声地迎着我们
像自动手枪的枪口。
这条街道
又满是
污水和泥泞，
风在怒吼。

我和战友在行进。
我们突然在暗处
停下：
一个人影
像强盗般

窥伺着我们；
我觉得
死亡
立刻就要从他的来复枪里
呼啸而出。

但不是枪声——
响起了钢琴的和弦：
她在对面的窗口
弹奏；
昨天以前
她还是心上人，
昨天以前——
还是我的安娜。

昨天以前——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分手。
如果此刻
响起了喑哑的枪声，
沉浸在肖邦乐曲中的她

也不会觉得有必要
探头细听
窗外的声音。

是的，夜里在外面巡游
实在可怕——
死亡在每个角落
窥伺。
的确，
她曾屡受欺骗，
与我的爱情
也是一场噩梦。

她有洁白的房间
和鲜花；
钢琴展现了
一个美妙的世界。
而我们，
夜间的流浪者，
对她犹如路人，

正像她对我们
也是路人一样。

现在，
黑暗、
寒冷
和暴风雨
逞狂的时候，
甚至肖邦
也同我们分手；
因为在这风暴的时代
陶醉在
神奇的音乐里
是一种奢侈！

什么？
因她回到
她原来的
世界里，
我会感到可惜？

不！

今夜，

我朝向前方，

行进在黑暗里，

对着那自动手枪的

枪口！

1934

阳光、看守和孩子

钥匙一响——进来三个人见你：
阳光、
　　看守
　　　和孩子。
“爸爸！”你可爱的女儿抽泣着喊道。
“爸爸！”她眼中的泪水闪着光芒。
两只小手把你拥抱抚摩，
两个樱桃吻你的前额。
当你越过人生的界线时，
这个世界上有人怜爱你……

钥匙又一响——三个人离去：
阳光、
　　看守

和孩子。

只在你额上还留着

小小的泪珠——像一颗明亮的小星……

1942

无　　题

致柳德米拉

在那光辉而重大的日子里
你忽然走近我身旁。
你那迷人的品德，
多么令我神往。
从心灵的源泉里
我听到一曲曲轻歌。
你不是异乡人，
也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圣者。
在你那纯朴的声音里
有多少秀美和柔情。
这个世纪又把多少动乱和恐怖
倾泻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相亲相爱，
生气盎然走过这艰辛的环宇，
我们在行进——太阳用它那永恒的循环，
把我们连在一起。

1985

维·汉切夫

维·汉切夫(1919—1966) 生于旧扎戈拉市。索非亚大学法律系毕业。曾参加保加利亚卫国战争。人民政权建立后曾在索非亚电台、歌剧院、讽刺剧院、电影制片厂工作。

汉切夫诗歌的特点是思想和感情的和谐，善于描写现代人的细腻感受，对革命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描写尤为突出。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作品有：《十字架上的西班牙》(1937)、《子弹夹中的诗》(1954)、《可笑的万神庙》(1957)、《抒情诗》(1960)、《风的玫瑰》(1960)、《为了留下来》(1965)、《汉切夫选集》(1969)、《汉切夫作品选》(1976)等。

安　静

我的心要求安静。

我把房间变成
海底，
变成
无声的林影，
好让我的心
像一片孤叶
在其中抖动。
我把大门、
脚步、
疾风、
雨点、
地板和

各种铃的舌头
通通拔掉，
我不准嘴发声，
不准街道喧哗，
以保持绝对安静。

但是没有安静。
啊，没有安静。

我全身
铺满纵横交错的轨道，
被话语、
子弹
击穿，
被犁铧、
脚步
踏遍，
我的身上铁锤在敲击，
双唇在低语，
战船在呼吼，

飞鸟在鸣叫，
在这可笑的安静中，
震耳的呻吟和歌唱
响彻全身。

啊，没有安静，
已经没有安静。

当果汁
变成甜酒时，
它就冲撞坛壁，
要求出来，
再度成为声音和行动，
当云彩
默默到来时，
它那团团白絮，
越胀越大，
充满闪电、
翅膀和搏击声。

不，没有安静。
我到哪里去躲避
这些喧啸，
这些呼声？
心儿们，
它们从你那里迸发出来，
它们全汇集在
你那红色的甲壳中，
我又随身携带它们。
我听见：
它们在我身上诞生，
却又把我撕得粉碎！
它们把我杀死，
却又使我再生；
它们夺去
我的每一个角落，

为的是再度
把世界还给我。

1966

戒　　指

为了你那悄悄的到来，
它至今对我仍如雷鸣，
为了你给我而不再索回的一切，
为了你当面和背后对我的宽容，
为了你那有时是吝啬的话语，
为了你那一向慷慨的盛情，
为了你在你最乏力时
给我的力量和叮咛，
为了你献给我的那些
坏时刻和好时光，

我在你小指上放的不是戒指①，
而是热烈的亲吻。

1982

---

① 西俗：小指上戴戒指表示终生不嫁。

鲍·莱诺夫

鲍·莱诺夫(1919—)　生于索非亚。美学教授，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父亲是作家、艺术理论家和院士尼科莱·莱诺夫。索非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早年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报刊活动。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文艺报刊主编、作协第一副主席等职。

莱诺夫的早期诗作有现代派色彩。六十年代以后写了许多小说、剧本、电影剧本和艺术理论著作。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六九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诗集》(1940)、《爱情的历书》(1942)、《诗集》(1949)、《五年计划的诗》(1951)、《城市的风》(1969)等。

八　岁

为了锻炼我，
我的生活以失落开始。
第一个损失也是最大的损失，
我失去了母亲。
当时只有八岁。

但是八岁的人
已经有了记性。
我自从失去母亲，
她就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不知道
那些母亲还健在的人们
是否也像我那样
感到他们的母亲

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我在这里
仍然在黑暗的时日，
在失眠的夜晚，
在母亲目光的照耀下
移动脚步，
正如一个孤独的演员
在昏暗的舞台上
踩着聚光灯的小白圈移动。

我在这里
移动脚步，
周围仍是一片黑暗：
孤寂、
敌视，
还有其它一切黑暗的东西。
仍是一片黑暗，
但母亲却给我光亮，
使我能看见自己，

使我不致迷失在黑暗里，
这是那双蓝眼睛的爱
所能发出的仅有的光亮。

我八岁失去了母亲。
八岁。幸运的是，
八岁的人已经有了记性。

1982

白色的长椅

十一月的天气——悲伤的天气，
我在雨中走过公园，
也感到丝丝悲戚。
后来瞥见那张白色的长椅，
心想：正是在这里
　　　　　　　　相会，
这里，在这白色的长椅上，
五点正。

正是五点。
那张长椅发出亮光，
像是在打湿的黑色树木间的
一小块白色的快乐。
那是我的快乐，

我站在倾盆大雨里，
点燃一支香烟，
吸着那苦涩的烟雾，
伴着
那腐朽的树叶发出的苦涩气息。

大雨倾盆，
风把雨点吹打在我脸上，
这场恶作剧总不停息，
我望着对面的小路
你将从那里到来。
你一定会从那里
　　　　　　　到来，
我看见你戴着深蓝色的头巾
——看得多么仔细——
浓密的黑发，
一对黑色的大眼睛，
被寒雨打湿的
微带苍白的面庞，
苗条的身材

穿着深蓝色的雨衣
——看得多么仔细。

风把雨点吹打在我的脸上
——自然现象的
这场恶作剧——
我仍旧站在那张白色的长椅旁
吸着香烟，
凝视着小路的尽头，
心想一定不能
放过你的出现。
接着扔掉烟头，
又看了一下表，
五点过五分。
这说明什么？
女人们总是迟到，
有的五分钟，
有的十五分。
你要到来得
更晚一些。

于是我回去了，
从来不曾存在过的
女人
总是到来得
更晚一些。

瓦·彼得罗夫

瓦·彼得罗夫(1920—) 生于索非亚。一九四四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医学系。行医时间不长。曾作为战地作家参加保加利亚卫国战争。他是幽默讽刺报《黄蜂报》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保加利亚故事片制片厂的编辑工作。曾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访问中国，回国后写了一部六百多页的游记《关于中国的书》(1958)。

彼得罗夫的诗歌充满对生活和人的热爱，优雅而富有音乐性。除了诗歌，他还写了许多电影剧本，并且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

一九六二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北飞的鸟》(1938)、《诗集》(1949)、《我们生活的日子》(1952)、《在西方……》(1954)、《温和的秋天》(1961)、《非洲笔记》(1965)、《长诗》(1966)、《又雨又晴》(1967)、《当你向后看的时候》(1969)、《彼得罗夫选集》(1980)等。

喜　　信

一封充满喜讯的书信
使我如此心欢！
我看着封面的邮戳，
一算已走了几天。

我在想：那就是说，
昨天我那般悲伤的时候，
这张充满欢乐的小纸
早已离开发信人高飞远走。

那就是说，有时我们觉得
世界是如此暗淡无光，
人们啊，莫悲哀——
喜信正在路上！

1967

钥　匙

昨天深夜我把汽车停在房前，
在黑暗中不慎把钥匙丢在车边。

今晨我出来寻找，时间大约七点，
我惊奇地看着门前的人行道边——

莫斯科人[①]旁已被多齿的树叶铺满，
片片树叶如同那黄色的车钥匙一般！

天气寒冷，烟囱上冒着缕缕青烟，
但稀疏的枝头上的天空却是那样湛蓝。

我不知不觉已经走进公园，
那辆卧车只在远处雾中隐约可见。

一派金黄，一片恬静，到处秋意盎然，
湿润的气息，清爽又新鲜！

我感到生活对我来说已成昨天，
如飞速的激流，如多彩的旋转。

啊，原来坟墓与摇篮竟在眼前——
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妒和怨？

“不要这些！”你看，那草地上面
秋阳见到我又笑着和我寒暄：

“老孩子，你寻找什么，在草丛之间？”
我回答说：“一把金钥匙——一个小物件。”

1967

---

① 一种苏联出产的小轿车。

我们这条街道

我们这条街道
至今没有变样——
谁家有点新事
转眼传遍四方。

因此人人知道
下面的一桩新闻：
我们右面的邻舍
刚刚添了个小孙孙。

只是才满七个月
就匆匆降临人间，
对母体以外的生活
还没有准备充分。

放在恒温箱里，
与外面世界隔绝，
喂养小小生命
只得借助输液……

可怜的小小生灵，
日夜辛苦的芳邻——
我从阳台望去：
个个筋疲力尽。

回首房间里面，
电视演得正欢：
我们这个世界
充满伤残和哭喊。

还有从太空拍下的
我们大地的图形，
像个混沌的胎盘，
上面满是旋风。

这一切的一切
提出了一个疑问，
它使人们忧虑，
使人们忐忑不安：

人类也是如此，
像邻居的婴儿早产，
生下来的时候，
头脑发育不全。

它还不能应付
今天的复杂局面。
要不要请求大自然
把它重生一遍。

这次可要加倍仔细，
加倍从容不迫……
我那杂乱的思绪
理也理不出结果。

忽从邻居那里
传来新的消息，
出乎人们预料，
一块石头落地。

他们的新生婴儿
已经转危为安，
但愿我们人类
头脑也会长全。

1987

多·若特夫

多·若特夫(1921—)　生于佩尔尼克市附近的拉杜伊村。上中学时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判十五年徒刑，越狱成功后参加了游击队。人民政权建立后曾在《人民青年报》编辑部、人民青年出版社、《黄蜂报》社工作。

若特夫的前期作品大多反映敌人的野蛮迫害和艰苦的游击队生活。后来的作品抨击社会的消极现象。

主要诗集有：《渴望》(1951)、《强劲的风》(1958)、《在魔鬼家作客》(1962)、《我的爱》(1964)、《呐喊》(1966)、《鹰的盘旋》(1977)、《礼仪之歌》(1979)、《途经走过的地方》(1981)等。

沉默不语

刽子手们还要再来。
还要鞭打，脚踢。
在那窄小的囚房里还要向你吼叫：
“他们是谁？在哪里？”

你要沉默不语。
你那受奴役的祖国正沉浸在痛苦里，
在痛苦中有亲切的话语，
你曾用那些话语把沉睡的人们唤起。

你要沉默不语。
在你的祖国，共产党人正在奋起，
奋斗中有豪迈的话语，
你曾高喊着这些话语去消灭仇敌。

啊，你没有讲完的话语
你的同志会替你接续下去。
但是在这里，不管敌人怎样猖狂，
你可不要说出片言只语！

在这里，谁，哪里，你一概不知。
你要沉默不语！死，又有什么值得畏惧。
这里，在地狱里，你的沉默
祖国会听得清楚无比！

1951

会见机器人

机器人在我面前停住，
冷漠无情地向我致意：
“你好，我是你的未来！”

我们——过去和未来——握手了，
未来开始同我攀谈：
我知道，你用人的智慧
把我制造出来。
你难道不也跟我一样，
是一部绝妙的思想机器？

我决心领教一番，于是反驳它说：
“当然，亲爱的机器人，
可我不仅是思想的机器，

我还是感情的机器，
因为我能感觉，有感情！”
机器人无比惊讶。
它的三根天线立刻竖了起来。

“什么是感情？”
“你问什么是感情吗？
感情就是感情！
你明白吗，未来？”

在机器人的铁胸脯上
一些发着寒光的小灯在闪亮。
化学反应和模板
开始说出那个词：
“感情：
可它是什么东西？——我找不到！
它又在哪里？——我摸不着！
感——情！

“没有这东西！

它并不存在！”
我愤怒已极，高喊：
“咦，怎能没有？
它在我心中，就在这里，
你伸出手来就能感觉到，
我不是机器，我是人，
你明白吗，机器？”

机器人把手伸出，
重重地在我胸前一击，
我感到疼痛，又感到屈辱，
眼泪夺眶而出。
我的未来看着我的双眼，
用平静的语调问：
“这又是什么？”
“是眼泪，”我气愤地回答，
“是感情的一种可见之物！”

小灯又闪闪发亮：
“眼——泪！

可这是什么？——我找不到！
它又在哪里？——我摸不着！
眼——泪！
噢！清楚了！清楚了！是H_2O。”

1968

勃·迪米特罗娃

勃·迪米特罗娃（1922—）　生于比亚拉斯拉蒂纳市。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后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编辑工作。

迪米特罗娃的诗歌以现代题材为主，突出了理智原则。她克服了"女性诗"的局限，在诗中反映了当代世界的戏剧性冲突和人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此外她还有许多译作。

主要诗集有：《关于领袖的诗》（1950）、《罗多皮之歌》（1954）、《露天地》（1956）、《明天见》（1959）、《莉梁娜》（1956）、《掌中世界》（1962）、《对明天的考察》（1964）、《回转的时间》（1966）、《注定相爱》（1967）、《瞬间》（1968）、《名字》（1971）、《冲动》（1972）、《怎么办》（1974）、《禁海》（1976）、《钥》（1976）、《空间》（1980）等。

问　　题

"您害怕我的问题，
总理先生！"①

父母怕孩子的问题。
老师怕学生的问题。
职员怕诗人的问题。
戈林怕季米特洛夫的问题。

人生就是要提出问题。
向谁提？向一切害怕问题的人提。
甚至向最沉默不语、最不肯回答者提：
死亡、永恒、天地。
你要从小到老提出问题！
即使上了镣铐，即使被处死，

即使嘴上了锁，即使在无声的沙漠，
也要用你那迸出鲜血的舌头提出最后的一个
　　问题！
人啊，如果你害怕自己提出的问题，
那才是真正可怕无比！

1972

① 这是一九三三年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最后发言中的话。在这次发言中，季米特洛夫质问了法西斯德国总理戈林，并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镇压德国共产党的阴谋。

多余之物

你如想把我牢记，
　　你就最好忘却：
在那朦胧的清晨，
在那凋谢的夜晚，
在那凌乱的白昼，
　　我是什么模样。

　　你就最好忘却：
我穿过的那些衣裳，
　　像季节一样总在变换的衣裳，
还有那衣柜中的花裙——
　　那是敌们的无头化身。

　　你最好忘却：

所有的箱柜和书籍，

　　花伞和钥匙，

还有一切丢失的东西——

为了找回它们曾白费了多少精力！

　　你最好忘却：

我说过的所有话语，

　　好话或者偶尔的恶语，

　　不当或者考虑再三的话语——

多少迂回婉转的话语！

　　你最好忘却：

　　一切可见的

　　和装模作样的东西，

这一切都曾在你面前把我遮掩——

　　请忘却，

为的是把我牢记！

1974

失重状态

我在这旋转的地球上
飘忽不定，反复无常，
总是恍恍忽忽，到处寻找
我的重量。
我甚至羡慕石头，
它也有自己容身的地方。
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特点——
像在水中变了形状，流向四方，
模棱两可，数目不详。
哪里是后面，哪里是前方？
哪里是左，哪里是右？
哪里是团团转，哪里是下和上？
不分头和脚，
也不分俯和仰。

重心不停地在我身上移动，
我感到目眩心慌。
我失去知觉，无所适从。
终日徘徊，悠悠荡荡。
我头朝下跌向高空，
又朝着深渊向上飞翔，
我向着未来归去，
又等待过去来访，
一刻都停留不下来，
在没有出路的圈子里瞎闯。
请给我一个孩子吧！
我要把它紧紧抱在胸膛。
让它像哑铃一样把我压得精疲力竭，
好让我在这旋转的地球上，
保持平衡，
辨别方向。

1974

迪·麦托迪耶夫

迪·麦托迪耶夫(1922—) 生于贝洛沃市。先后在索非亚大学、苏联攻读农科、新闻学、文学，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早年当过游击队员。保加利亚卫国战争期间当过[illegible]员。人民政权建立后曾任文学月刊《九月》、《工人事业报》副主编。《我们的祖国》画报主编。

麦托迪耶夫的诗歌充满战斗的公民激情。他还翻译了许多俄国和苏联著名诗人的作品。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六四年两度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进攻》(1945)、《季米特洛夫的一代》(1951)、《梦想的国度》(1956)、《杨树哗哗响》(1958)、《我将这样死去》(1961)、《时代和自己》(1963)、《俄罗斯之歌》(1967)、《大迁徙》(1970)、《一切都将重复》(1975)、《秋高气爽时》(1980)、《总路线之歌》(1981)等。

悲　　歌

淅沥，淅沥——我的心已浸透。
小轿车在黑夜里呼啸而去。
惊恐的车灯吮舔了我的窗口。
又是漆黑一片。又是淅沥，淅沥。

雨水打落的树叶沤在泥泞里，
架子上的书籍沉默不语。
无家可归的夜雨又敲击着
我那黑暗的窗户上的玻璃。

唉，你可知道，我多么希望：
那如此遥远，
却又无比亲近的一颗心，
会在这寒夜里把我怀念！

忧心如焚。淫雨连绵。

我也像深秋一样疲倦……

1958

大　河

伟大的河流奔腾不息，
它们渴望流到一起。
大河奔流——为了汇合。
但它们却在世上互相分离。

它们也许世世代代就这样奔腾，
带着苦难和欢乐。
但我饮过水的那些巨川，
却在我的心中汇合。

我饮过塞纳、伏尔加的清流。
也喝过那黄河之水。

它们在我的血液中用爱和痛在争辩，
这些寰宇之河，世纪之水。

1966

曾在我心中欢唱过的钢铁

我知道，皮鞭在战斗中不会折断，
但是我宁愿做一把利剑。
一把不会被人收买，
也不会含糊其辞的利剑。

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折成两段躺在土中。
曾在我心中欢唱过的钢铁，
却留在我的文字中。

如果需要铸造利剑的一天
又重新到来——
我们的儿女
会从我的诗句中找到钢材。

1979

拉·拉林

拉·拉林(1923—) 生于斯利文市。索菲亚大学法律系毕业。曾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捕。参加过保加利亚卫国战争。人民政权建立后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学习。后一直担任文学报刊和制片厂的编辑。

拉林的创作体裁广泛：抒情诗、讽刺幽默作品，尤以讽刺短诗见长。这些短诗机智、朴实、辛辣、尖锐，对生活各方面的消极现象反应灵敏。

主要诗集有：《诗集》(1949)、《四十天》(1950)、《山崩》(1954)、《战士笔记》(1955)、《绝密件》(1956)、《意外的感情》(1959)、《抒情诗》(1965)、《个人接触》(1965)、《情况》(1973)、《一切都对我说话》(1975)、《面包和甜橙》(1975)、《框框里的讽刺短诗》(1983)、《拉林作品选》(两卷，1984)等。

故乡的风

一阵狂风，在白色的广场上，
把我的帽子吹向天空，
害得我在后面苦苦追赶。
这是我故乡小城的风！

它曾在钦图洛夫① 的歌曲里
呼呼嘶鸣，
它曾把奴隶多少世纪的悲怨
传到每个保加利亚人心中。

今天，它目不转睛地怒视着我，
愤愤不平。
它忽而把众树压倒在地，
忽而又让它们插向远空。

它把那如云的绿叶
赶到安谧的梦境。
它惯于吹拂旌旗招展，
在前进的路上迎候英雄。

这是在白色的广场上
吹掉我帽子的狂风。
我多么希望紧紧拥抱
这故乡小城的风。

1941

---

① 多布里·钦图洛夫（1822—1886），保加利亚复兴时期的诗人。

同　情

我根据预感知道
不会收到任何书信。
但我仍旧打开信箱，
只见到一只
伸出的空手的
黑影……
然后
我才发现
个个信箱都不见来鸿。

是邮递员没有经过？
不，今天根本没有绿衣人！
也没有运送邮件的
火车登程。

你不给我写信，
邮递员不肯出发，
火车也不肯开动。

1963

鲍·鲍日洛夫

鲍·鲍日洛夫(1923—) 生于瓦尔纳市。在索非亚攻读医学和法律。中学时期即开始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文学月刊《火焰》、《文学阵线报》的主编，人民文化出版社社长，作协书记，文学周报《脉搏报》主编。

鲍日洛夫以写爱情诗见长，兼写政治诗、儿童诗。作品描写细腻，富有抒情性。近年来也写剧本和中篇小说。

一九五一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三等火车》(1939)、《时间之外》(1942)、《爱情的故事》(1942)、《爱与恨》(1951)、《为了真理和自由》(1955)、《抑扬格小说》(1955)、《抒情诗》(1957)、《南方的诗》(1959)、《战士的血》(1959)、《历史的长诗》(1960)、《瓦尔纳的空气》(1961)、《第四维》(1961)、《感情一览表》(1963)、《英勇的节奏》(1964)、《春天的诗》(1965)、《节日》(1966)、《自豪的颂歌》(1969)、《海》(1970)、《爱情诗》(1981)等。

循　　环

致科尔内莉亚

春天年年来。年年又离去。
我曾是青年。现在已不是。
还将老无力。最终将死去。
你我都不会留下别的东西，
除了那几行诗句，
其中春天年年来，年年又离去，
我将是青年，又将老无力，
最终将死去，
你我都不会留下别的东西，
除了深切的情意。

1985

残忍

我爱过你。有什么结果？一切已经逝去！
爱情，像秋天，
明年还会到来，
伴着白云，伴着红叶。

但那已是另外的红叶。
灰色的天空也不同往昔，
你那短短的“不”字
也像一阵凉风穿过我心田缓缓离去，

可这个字你却，唉，从未说出口。

1985

爱情是只小鸟

有什么办法？爱情是只小鸟。
飞去了。它不能捏在手中。
但是我决不会生你的气。
我知道：爱情是自由。
我不需要虚假的情感。
你不爱我。那就让风
把夜晚的气息送到远处，
在那些夜晚我曾幸福地与你同行！

我珍视爱情有如生命。
但是爱情不能强求。
我决不会生你的气——
因为爱情和自由是一对难分的朋友。

我写诗歌颂自由，
我为它工作，为它战斗，
即使自由把它的利刃
指向我的胸口，
我也永远不会把它视为冤仇……
我伤心，但我歌唱爱情，
我伤心，但我歌唱自由。

有什么办法？爱情是只小鸟。
飞去了。它不能握在手中。
但是我决不会生你的气，
我要看它自由飞翔，
看它在我的上空盘旋、歌唱，
在天空，唉，是的，在天空，
湛蓝湛蓝的，像你的眼睛。

1985

达·奥瓦迪亚

达·奥瓦迪亚(1923—) 生于克尔贾利市的一个烟草工人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中学时期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送进劳动教养营。逃出后参加了游击队。人民政权成立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人民青年出版社文艺部主任。

奥瓦迪亚的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游击队生活，再现了无数经过残酷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还翻译了许多苏联当代诗人的作品。

主要诗集有：《游击队员的日记》(1948)、《最后一瞬间》(1950)、《游击队还活着》(1951)、《讽刺诗》(1961)、《相见太晚》(1964)、《必须活下去》(1967)、《白雪地毯》(1975)等。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才如此美丽，
别人也用赞叹的目光
看着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才青春不去，
眼角没有皱纹，
额头没有白发一缕。

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才如此美丽！
但是切莫趾高气扬，
也不要施展诡计！
如果我的爱情消逝，

如果我的心不再看得起你，
转瞬你就变得衰老不堪，
变得丑陋无比！

1955

历史用鲜血写成

历史用鲜血写成……

我曾认为，这是一句陈词滥调。
但是，我痛哭过，仇恨满胸膛，
战友们牺牲在沙场。
热血溅满我的脸庞。

我们不为名也不为利，
迎着子弹朝前闯，
敌人向我们打炮、开枪，
我们的鲜血染红了历史的篇章。

这时我才相信这句朴素的真理。

1956

帕·马特夫

帕·马特夫(1924—) 生于旧扎戈拉市附近奥里佐沃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毕业。早年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曾任作家协会书记、文学月刊《火焰》的副主编、《九月》的主编、作家协会主席。

马特夫的作品交织着对生活与青春的陶醉和喜悦，充满理想和信心。

一九六六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在队列中》(1951)、《晴朗的日子》(1953)、《义务》(1955)、《人们充满信心》(1959)、《时代·祖国·爱情》(1962)、《家谱》(1963)、《复明》(1965)、《海鸥在浪尖上休息》(1965)、《积累起来的沉默》(1973)、《当鸟儿慢飞的时候》(1979)、《为幸福的深渊所召唤》(1981)、《心态平静》(1985)、《阴影产生的时刻》(1987)等。

爱情——你这神奇的现实

爱情——你这神奇的现实，
你这个骄傲的世界，
奇妙的心儿在那里
急切而又正常地将我们召唤。

心儿在寻求真理和宠爱，
而在那蓝色的暮霭里，
久盼的欢笑和突然的哭泣
莫名其妙地搅混在一起。

漫不经心的无声的风儿
在那忐忑不安的树木间吹拂。
而在那奇异的气候里，
珍秘的花朵开满

田野。

丁香花雨总在那
睡梦前的时刻洒下。
你会在那里听到诚恳的解释，
你还会相信泪水。

在手势、激情和声音里
充满了真意；
你或者绝望地离开，
或者作出奇迹。

1965

你是梦？

你是梦？
还是真有其人？
或是一颗晨星——
遥远，却有一个亲切的芳眷，
她发光，却不留印痕。

我的爱情之光
忽而闪亮，
忽而熄灭。
我忽而称你美妙无比，
忽而又意外地沉默。

你去何方？
我那同你相会的希望

丢失在何处？

我的心——不安的深渊——

竟成了幸福的俘虏。

你是梦？

还是真有其人？

你是烈火？

还是烟云？

你为什么如此一去不复返，

而这个世界却又是年年更新？！

1975

格·贾加罗夫

格·贾加罗夫(1925—) 生于斯利文市附近的比亚拉村。青年时代曾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捕，人民政权建立后才获释。毕业于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曾任《文学阵线报》编辑、人民青年剧院编剧、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1966—1972)。

贾加罗夫的诗歌最鲜明地反映了五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精神，严厉抨击小市民维持现状的因循守旧态度，热情地肯定了进取的精神。许多诗作歌颂了坚强不屈的保加利亚人民和饱经忧患的祖国。

一九六六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作品有：《我的歌》(1954)、《抒情诗集》(1956)、《静默的时刻》(1958)、《有时》(1975)、《迎风飞翔的鸟》(1985)。剧本《大门关上了》(1960)、《明天也是白天》(1962)、《检察长》(1965)等。

春　　天

她整夜在檐前滴滴答答，
在李树林中簌簌作响，
早晨她催开了
最初的叶芽，
还叩击过石墙。

从哪里来的这片
蓝天，
这阵鸟儿的歌唱，
这股甜蜜、清新、
醉人的草香！

胸前的伤口开裂了，
心儿要飞迸出来。

我的双眼
成天望着巴尔干山，
总望着巴尔干山。

1954

致 妈 妈

我一合眼，就看见楚麦尔纳山①
隐约出现在星夜里，
我看见盘踞在天边的峰峦
和远方的青青峭壁；

我看见：山坳，藏在麦秸堆中的农家，
大道蜿蜒在绿色的田野里，
还有两条朝我伸展的清流，
像妈妈那期待着我的双臂。

1954

---

① 巴尔干山脉东段的一座山峰，高一五三六米。

命 运

看来，命运这样安排我：
在任何地方也休想得到安宁，
永远心情紧张地到处流浪，
带着一束神经，而不是一把七弦琴。

在我的灵魂深处，
只回响着严厉而粗暴的话语。
为了找到两三条真理，
我可以把一切都抛弃。

对那些偶尔在白天遇见我
也感到万分恐惧的人，
我将给他们遗留下
这珍贵的命运。

1956

保加利亚

一块手掌大的土地……
但我并不需要你再大一分一厘。
我感到幸福，因为你有南国的热血，
因为你那古老的巴尔干山坚如钻石。

豺狼曾在你的原野和森林里逞狂，
那又有什么值得一提？
你一向以德报德，
但从不饶恕一个凶恶的仇敌。

一块手掌大的土地……
但不论是拜占庭的毒鸩，
还是奥斯曼的弯刀，
都在你这无情的手掌中化为齑粉。

烟草巨商和人血贩子
曾经零售过你的土地，
但他们都与卍字旗一道毁灭，
因为你身躯虽小，却坚强有力。

出现了奇迹：死亡拯救了死亡。
你那清贫的木屋里又充满欢笑。
威武的旌旗呼啦啦啊，
崎岖小路变成一条康庄大道。

你今天如鲜花盛开！
沃土在保加利亚人手里充满生机，
你的朱颜泛着天竺葵的清香；
微风送来一支新的歌曲。

一块手掌大的土地……
但你对我说来却是整个世界，
我不是用那区区米尺，
而是用心中的热爱衡量你！

1958

大　海

冲击吧，冲击那黑色的岩岸，
让轰鸣填满苍穹，
把浪花抛向四方，
你像一名愤怒的水兵！

谁理解你那无穷的力量？
还有那意志和威严？
黑海，你像我一样，
是个猛兽，是个疯汉。

照直冲撞那些巨岩！
狠击！剥离！奋力翻滚！
把愚蠢、叛变、谎言、卑鄙
通通变为齑粉！

让死亡死去！让生命活下来！
你不仅仅是水流！
你是惬意的快乐！
你是希望、爱情、自由！

无人阻挡你的力量。
日日夜夜——永恒的决斗！
冲撞吧，猛击吧，
黑海，我的兄弟，我的朋友！

1978

莉·斯特凡诺娃

莉·斯特凡诺娃(1929—) 生于索非亚一个进步教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去莫斯科学习导演，后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长期担任编辑工作。曾任《文学阵线报》诗歌部主任、文学月刊《九月》的副主编、教育部副部长。后任用俄、法、英、西班牙四种文字出版的文学季刊《观察》的主编、保加利亚笔会中心会长。

斯特凡诺娃的诗歌以内心世界与时代的交流为特点，写法自由大胆，充满新意，生动自然。

一九七一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在莫斯科》(1952)、《当我们二十岁的时候》(1956)、《我所爱的世界》(1958)、《和你一起去行军》(1961)、《我到你们这里来》(1961)、《请不要走，白天》(1965)、《爱与痛》(1967)、《未来之声》(1969)、《太阳之吻》(1970)、《不允许的速度》(1976)、《磁场》(1978)、《抒情诗选》(1980)等。

“有”与“无”

“有”
与
“无”
两字之间的
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区别啊！

这不断
相互交换着位置的
两极，
使我们
忽而幸福，
忽而忧虑。

你高兴，

狂喜，
生活，
呼吸，
你拥有财富，
“有”字你随身不离。
有热爱，
有忠诚，
有不朽。
“有”。

一天，
十分平凡的
一天，
不知怎的，
不知不觉地
你感到
那“无”字
来到你面前，
轻触你双肩。

你知道什么是忠诚？
你知道什么是热爱？
它们在哪里？
在哪里？
全是欺骗。
“无”字
站立起来，
无情地朝你瞪着大眼。

啊，两个字的
可怕的循环，
我不愿
受你摆布，
在黑暗与白昼之间，
在冰冻与火焰之间，
来回奔跑，
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线。
我要反抗。
我要顽强地重复：
“有”。

某个声音
在嘲笑：
“有”？有什么？
有寒冷？
有卑鄙？
有忌妒？
有伤痕？
有痛苦？
我急忙跑去
寻找另一个字：
“无”！

不，够了，
见鬼，
让它们
不断
交换位置吧！
在“有”之后
让“无”

来片刻，
然后再让新的"有"换掉"无"……

这是两字之间可怕的游戏，
这游戏实质上就是生活。

一对对姑娘

为纪念战后的莫斯科而作

姑娘们穿着旧花布连衣裙，
一对对翩翩起舞。
她们在公园的宽阔广场上
翩翩起舞，
只有她们自己——
一对对姑娘，
一对对姑娘——
向前一步——又向后一步，
跳啊，一直跳到头晕目眩。
一对对姑娘——
四月的每个夜晚。
那钟形的花裙
直到深夜，

都在颤抖，
在旋转。
像寒天之下的
凄凉的花环。
小伙子们
都在哈尔科夫、奥廖尔、日托米尔①
近郊长眠。
他们在白俄罗斯广阔的麦田里，
在黄昏时刻，
梦见一群少女，苗条娇艳，
同她们跳起
第一支圆舞曲——
在死寂的村庄中间，
在毁灭了的城市里面……

五彩缤纷的连衣裙
旋转在公园的广场上，
只有她们自己，

---

① 都是苏联的地名。

一对对姑娘，
一对对姑娘。
而我
身边却有一个
头发乌黑的保加利亚男子汉。
在那些忧伤的目光中
闪现一个可怕的问号，
在圆舞中，
在节奏里，
一双双眼睛在偷看，
这里有
羡慕，
忌妒，
饥渴，
责难。

一对对姑娘，
一对对姑娘。
纤细的鞋跟，多瑙河圆舞曲响彻广场。
我感到由衷的内疚。

无限惆怅。

只有我
把冰凉的手掌
放在强有力的手上。
只有我这样。
一双硕大的男皮鞋出现在我身旁，
打着节拍，
忽而朝后迈，忽而向前方；

那是一去不复返的年代。
那是第一次感到内疚和凄凉。
直到今天，当我听到——
“战争”那短短的一词时，
我看到的不是火海，不是伤亡，
不是变成废墟的城乡——
我看到的是公园和那些可爱的姑娘，
她们在跳舞，
只有她们自己，
一对对姑娘，

一对对姑娘。

1967

战胜孤独的桥梁

最古老而高明的艺术
是一根架在深渊上，
架在河流上的
横木——
有了它你就能去对方。
一根横木——
是伸向彼岸，
伸向广阔天地的
一只手。
桥梁——
是不是偶然发现的一根
联系命运和人的
杠杆？

将套索投向
对岸
是艺术。
它可能是条危险的
软绳，
在敢于冒险者的脚下
摇曳。
它用简单得可笑的方法
做成！
除了是对亲眷的渴望，
是某一天
会有客人来访的
希望之外，
它一钱不值，
可这又有何妨。

战胜了孤独、
别愁、
人的敌视的
桥梁

架设在
令人心惊肉跳的深渊上。
架设在悬崖、峡谷上，
架设在
鳄鱼肆虐的
激流上。
架设在死亡之上——
连接
两个生命之岸，
为窒息开辟复苏的道路……

它们是
超人的工程设想产生的宇宙飞船。
架设在鄂毕和密西西比之上，
架设在泰晤士和东河之上，
架设在扬子江和金门之上……
你走在这些桥上都会头晕目眩。凝思冥想。
那是天才的手，
诗人的疯狂，
飞向未来的骏马。

那是建立联系、
让大家共同生存的愿望。
那是生气勃勃的爱情、
完美无缺的信念的标志。
像那菲切夫①
建在比亚拉村旁的
神奇桥梁一样。

难道孩子们不应该尽早，
在学会读书写字之前——
自己，
不要别人帮助——
就用积木，
用蚌壳，
用沙土，
用纸张，
用各种奇异的材料
去建造桥梁？

---

① 菲切夫（1800—1881），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他在保加利亚中部比亚拉村附近建造了造型优美的石桥。

用温情，用信任，用文字。
开始是做游戏，
后来是
真正地
用工程兵的娴熟技巧去建造桥梁：
从此岸到彼岸，
从你呼到我唤。

从你的心灵到我的心灵。

1987

佩·佩内夫

佩·佩内夫(1930—1959) 生于加布罗沃市附近的多布罗米尔卡村。曾参加过劳动建设队运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在季米特洛夫格勒当建筑工人兼《季米特洛夫格勒真理报》记者，曾任《黄蜂报》编辑。一九五九年自杀。

佩内夫是一位工人诗人，爱憎分明，对新生事物大力讴歌、颂扬，对一切旧的、保守的、落后的东西奋力鞭笞、抨击。他把建设热情和内心的剖白结合得十分成功，成为保加利亚当代最具特色的诗人之一。

一九六二年被追授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早安，人们!》(1956)、《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人》(1959)、《当浇灌地基的时候》(1965)、《诗集》(1961，1967，1970，1981)等。

我，人民中的一员

我并不梦想
轻松的道路
和永恒的业绩。
我只想有一件
冬日能御寒的棉衣。——
愿我在
这里
建造的一切
成为
永恒的
业绩！

1956

当浇灌地基的时候

往事、情感、梦幻、黄昏，
还有人们，都会燃尽，
院中的槐花也会凋残，
晚风将在枝头低吟。

我们的后代会来到这里，
成为我们的继承人，
那时生命将离我们而去，
它将歌唱，像檐滴一样愉快而均匀。

心儿仍将在歌中诉说一切，
鸟儿又将把新巢筑成，
刚刚诞生的金光灿烂的星儿
仍然会在母亲的怀抱里大放光明。

矢车菊和紫罗兰又将开放，
仍旧是那样蓝得喜人——
但家园的日子已今非昔比，
故人已离去，新人又来临。

历史会不会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
向他们述说，或者是默不作声：
那用泪水灌浇的希望
曾怎样在我们心中发芽生根……

在经受过战斗洗礼的大道上，
我们怎样把最后一颗地雷排除干净，
我们的欢乐怎样在模板里
随着高楼一层层增长……

我们怎么才只有二十五岁
就已经白发如霜，
我们怎么在清晨踏着最初的露水出发，
却不是为了要把那微不足道的幸福品尝……

后人啊，你们就是读遍群书，
最终也未必能够想象：
当浇灌地基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模样！

啊，我们遇到过多少困难！
我们的命运多么值得羡慕！
我们度过的不是日子，不是时代——
我们度过的是斗争，是斗争！

1965

奥·奥尔林诺夫

奥·奥尔林诺夫(1931—) 生于索非亚，父亲是著名作家奥尔林·瓦西列夫。预备军官学校毕业。曾任编辑，讽刺剧院、伐佐夫剧院编剧，国防部总政治部文学作曲部主任，保加利亚作协理事等职。

奥尔林诺夫的诗歌充满强烈的爱国热情，有鲜明的思想性。

一九六九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最初的诗》(1953)、《战士的心》(1954)、《根据不成文法》(1958)、《考验》(1959)、《帕尔纳斯山》(1963)、《天空》(1965)、《割过的草地》(1966)、《樱桃地》(1969)、《我时代的英雄》(1970)、《终于实现的会见》(1970)、《苏联颂歌》(1970)、《我们为什么穿军大衣》(1972)、《一路顺风》(1973)、《四首长诗》(1976)等。

保加利亚人

献给我的父亲

他正在收割。额头渗满汗水。
刽子手径直从田里把他带往刑场。
说他当过亚塔克[1]。
夜里给游击队送干粮。

他离开了金色的麦田——
他，一个农夫，一生都弯着背脊，
总是用汗水把土地浇灌，
但从未屈过双膝。

他知道他被带往何地。
用不着问一声为什么。
他点燃最后一支香烟——

大概是到了休息的时刻……

太阳正向西方落去。
他最后望了一眼巴尔干山，
那一缕缕修长的白云，
像一群行进着的游击队员。

射击！
　　他没有喊叫。默然倒下。
这个保加利亚人性格坚毅——
一生都为面包弯着腰，
却为自由而挺立着就义！

1956

---

① 原意为窝藏者，后来指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帮助游击队的农民。

燕子离去

八月的清晨——
突然间，
听从了某种神奇的信号、
口令、
命令
或优秀的本能，
燕子都栖息在
电线上面，聚成一群。
盛夏天气，
温度计的蓝色水银柱
仍然升得很高，
可是它们，
出于遗传和永恒感，
开始了征途。

它们飞翔而来，
修筑新巢，
生下鸟卵，
孵出雏燕——
它们仍然只相信双翼。
这些老式的旅行者！
空中的游牧人！
无船的航海家！
你们的外交皮箱在哪里？
外汇存款呢？
还有证件？
这一切都不能缺少——不能缺少！
你们可曾领取了燕巢的契书？
如果明年那些麻雀
占据了你们的老窝？
那时又该如何？
再修筑！
再衔草！
再耗费珍贵的唾液！
但谁又为你们想到这一切？！

燕群临行，振奋异常，
它们唯一的忧虑
就是怕没有啄尽
那翼下的跳蚤。
跳蚤是飞翔的大敌！
但是，有人发了信号……
到底是谁？
他有什么特征？
称号、官衔、将军的大檐帽？
行动准则是什么？
啊，我们的不可救药的无知！
它们开始飞翔了！
它们曾到过这里！
现在只留下了记忆。
电线又变成
没有歌曲的五线谱。

似乎是夏天。
但夏天已离去。

1980

彼·卡拉安戈夫

彼·卡拉安戈夫(1931—) 生于桑丹斯基市一个农业手工业者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图书馆学院和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故事片制片厂总编，华沙保加利亚文化中心副主任，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副总经理，索非亚国家图书馆馆长。现任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秘书长。

卡拉安戈夫的作品质朴自然，富有哲理。

主要诗集有：《路上的足迹》(1957)、《四季和我们的街道》(1960)、《突然来临的夏天》(1970)、《逼近的雪》(1973)、《如歌的夜晚》(1973)、《未变成雪的雨》(1976)、《大陆》(1980)、《季中》(1981)、《铅笔写成的传记》(1981)等。

春　风

我翘首等待春风，
它来了，使大地换了新容。
傍晚，
在屋顶上，
浓雾已悄悄散去，
那深邃的、沉思的、
凝视着前方的蓝天
已露出夺目的面容。

就是这片蓝天，
我们曾让它在一个寒夜
融化在雨声中，
同落叶一起
踏上遥远的路程。

现在蓝天回来了，
回到我的，
我们的，
大家的和那白杨树的上空，
把它带到这灿烂的日子里的
是那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微风。

我翘首等待春风。
它来了。
窗户沙沙颤抖，
树枝攀上高空。
我还听到
那冰冻的荒丘下面
浑浊的溪流在淙淙流动。

我看到泥泞的田野和道路，
看到田垄上热气蒸腾，
最光辉的回忆和词句
涌现在我的心中。

1957

只有鲜血留下

“我们最美好、最忠诚的东西留了下来——全体保加利亚人的鲜血！”

——迪·米拉迪诺夫①

荒丘被砍伤——只剩下一边臂膀。
高山被折断——露出白石一面。
一切都支离破碎。
只有鲜血完整无缺。

坚强的勇士
躺在青草地上。
河水
　　已经流尽——
鲜血却依然留下。

焦黑的山冈。没有歌声的村庄。
树木在燃烧。
躲藏在快乐的野蔷薇下，
鲜血开出了
　　　　红花。

夕阳将落山。夜幕将垂下。
一个骑马人行进在天涯。
星儿会陨落。溪流会枯竭。
只有鲜血留下。

一朵红花
　　　　在无言的嘴边
洒上苦涩的露珠。
天空充满苦涩。
只有鲜血香甜。

---

① 迪·米拉迪诺夫（1810—1862），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后被土耳其当局拘禁，死于狱中。

在那湛蓝而空旷的夜晚，
酷热难当。
当我们也不存在的时候，
只有鲜血
　　　　留下！

1968

马·甘切夫

马·甘切夫(1932—) 生于德梁诺沃市。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先后在《人民文化报》、《黄蜂报》、人民文化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甘切夫在创作中逐渐从抒情诗转向讽刺诗，是当前诗坛上的活跃人物。他还是一位译诗家。

主要诗集有：《种子成熟了》(1957)、《火星的喜悦》(1960)、《二次降世》(1964)、《条条道路和其中的一条》(1965)、《觉悟的权利》(1966)、《会跑的树》(1969)、《周日的幸福》(1971)、《沉默的汽笛》(1977)、《抒情诗》(1979)、《讽刺诗选》(1982)等。

猴笼前的遐想

我的孩子，这只长臂猿是否滑稽？
大人们看着它，个个面带微笑——
它抛去包在里面的糖果，
却把包糖的花纸吃掉。

你会觉得它不知好歹，
简直是一个大笨蛋。
实际上这是从猿变到人
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现在它还弄不清
什么是包装，什么是内容，
将来它更难于判断
更加复杂的外形。

它会从野性的猿猴进入
更加先进的社会，
那里，真正重要的东西
外面都裹着众多的词汇。

它兴奋地发出“啊，啊”的惊叹声，
欣赏周围观众的喧闹话语，
而不去寻求话语里面
到底包含着什么东西。

直到经过几个漫长的世纪，
经过一段苦难的历程，
才会通过言语看人品。
根据这点你就可以断定，
它已经从猿变成了人。

1967

指　　纹

大自然在我们手掌上
写下了大量论证，
说明它的所作所为
并非只是细胞和浆液的盲目的冲动。

它在我们每人的手指上
都画下了无数的圆圈和密纹，
成亿的指纹个个不同，
这样做乃出于独特用心。

它赐给我们这些指纹，
并非让我们去突出个人，
而是怜悯我们生命短促，
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发泄忌恨和施展野心。

我们不要一味贪图出人头地，
我们的手指早已与众不同。
再多要求就是我们的过错，
可惜重复这一过错却是人们的通病……

1977

纸张奇缺

纸张奇缺，纸张奇缺。
这几个字对诗人
有如巨大的威胁。
直到今天还没有哪句话
使我们的弟兄
感到如此压抑：
全世界缺乏纤维素。
但是，诗人也已不是天真的
生物——
他们知道人们用纤维素制造
火药。
因此纸张才会奇缺。

中世纪焚烧

一堆堆写着异端的纸书，
而新时代
却焚烧
尚处于原料状态的纸头——
我们还没有在上面
书写异端。

纸张奇缺，纸张奇缺。
这对诗人是新的不幸兆头。
一行难忘的诗句
平添无限忧愁：
“我们将在天幕上书写你的名字，
自由！”

1977

留·列夫切夫

留·列夫切夫(1935—) 生于特罗扬市一个进步医生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曾在人民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索非亚电台文学部、共青团中央工作，曾任《文学阵线报》的编辑和主编、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

列夫切夫是"新时期一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一代诗人有力地推动了保加利亚当代诗歌的发展。他的第一部诗集《群星属于我》就使他获得了打破旧传统束缚的大胆革新者的声誉。

一九七二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群星属于我》(1957)、《永远》(1960)、《立场》(1962)、《诗歌朗诵会》(1968)、《射击场》(1971)、《可以烧掉的日记》(1973)、《天河》(1973)、《自由》(1975)、《相爱之后》(1980)、《缓慢的行军》(1984)、《列夫切夫诗集》(两卷，1985)等。

“禁止停留”

我们停了下来。
恰恰在一块木牌下面，
牌上写着：
“禁止停留！”
那时你对我说：
“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一座桥。
由钢轨和木板构成的桥。
啊，锈痕累累的长虹！
还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禁止停留！”

桥下流的不是河水，

而是钢轨。
扬旗
不断扑腾着翅膀。
午夜的调车作业发出隆隆雷声。

机车在我们脚下
驰过，
如云的蒸汽把我们吞噬。
无人看见，
只有我们两个，
相互拥抱接吻。

千百万辆车厢
装着我们的亲吻，
送往
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离去了，
这时我对你说：
“这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一座桥。

神奇的桥。

难忘的桥。

一座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桥。

还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禁止停留！”

1962

自然辩证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葬在大西洋中

恩格斯的坟墓充满生命。
涨潮。
落潮。
永恒的运动。
纵横交错的海路像一把把利剑——
锐利得
有如怀疑。
巨轮冲破苦涩的波浪。
在灼热的锅炉旁，
司炉工
像开闭炉门般翻阅着

《共产党宣言》。
外面，
世界仍是那样平静。
暮色降临，
明净
而又柔和。
但，信天翁却折断了翅膀——
预示暴风雨的到来。
渔船返航了，
载的不是鲜鱼，
而是传单……
骄阳在恩格斯墓前
献上一束耀眼的玫瑰。

1962

疲倦女工之歌

这就是那些疲倦的女工。
她们在工厂的停车站
等待着
那总是迟到的情人——
公共汽车。

寒冷的暮色降临人间。
一个荧光的信息
从一端突然传开。
顺着一根根电杆传来：
　　　　道路要变为银白世界。
　　　　道路要变为银白世界。
　　　　道路要变为银白世界。
一直传到另一端。

看，那些银白色的疲倦女工。
她们疲倦得
连打扮自己的力气
都没有了。
因为她们刚刚用方筛罗过沙粉。
因为她们刚刚和过混凝土面包……
(凝固的石灰在她们的头上泛着白光。)

而后来……
因为她们刚刚收拾过天空。
因为她们刚刚喂饱了太阳。
又安顿它去入睡……
那情人来了，
把她们搂在令人窒息的怀抱里
带走了。
她们站着瞌睡。
左右摇晃着。
微笑着……

新房舍的母亲们，

新世界的母亲们，

我正在亲吻

你们永不会忆起的美梦！

1968

相爱之后

从前我遇见
一个年轻的女妖。
她美丽动人，无与伦比。
你就是这个……
你给我饮了些什么，
竟能让我永远忠于你，
专注于你，
属于你。

你可曾记得我们两个
怎样做亲吻的游戏？
你可曾记得我们两个
怎样做相爱的游戏？
等我们明白

那是真正的亲吻，
等我们明白
那是真正的相爱，
亲爱的，
那游戏
就结束了！
那游戏
就结束了，
亲爱的！

于是我的手就只不过是一只手，
不再是翅膀。
床也变成
一张床。
天空——
变成虚无……

那么今天
把我们联系起来的，
令我们心驰神往的，

使我们热烈燃烧的
那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它叫什么名字？
请告诉我！
也许叫相爱之后……

我听到一颗心在跳动。
它在猛烈地、拼命地跳动。
可是我们靠得如此之近，
我简直分辨不出那是我的心，
还是你的心，
亲爱的。

1974

世界之手

今天的儿童——
过分满足的儿童，
跪在
汽车的
后座上。

父亲的家园，
父亲的宅第
我们的这些言词对他们都毫无意义。
他们有父亲的新汽车！

他们从后窗
像从电视里观看世界。
道路在延伸。

一切都在远离
童心——
树木，
飞鸟，
一切——。
不是真手
而是一只假手
在后窗上摆动——
再见！

跪着！
从前受惩罚的人们
就是用的这种姿势。
难道你们不是也受到惩罚，假手？
现在你们在想什么？
又在玩什么？……

我们过去玩耍过的东西，
历史后来也无情地玩耍过……

请你们不时看看儿童在玩些什么。
因为他们总在玩耍着未来。
根据同样的理由，请你们也看看
诗人们
在写些什么。

1984

达·达米扬诺夫

达·达米扬诺夫（1935—） 生于斯利文市一个教师家庭。毕业于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人民青年报》文学顾问、工会中央理事会作家组成员、《火焰》月刊诗歌部编辑。

达米扬诺夫的诗朴实自然，明朗真诚，达到思想和感情的和谐统一。

一九七六年获季米特洛夫奖金。

主要诗集有：《如果没有火》（1958）、《期待》（1960）、《抒情诗集》（1962）、《幸福的长诗》（1963）、《在太阳的祭坛前》（1964）、《像棵小草》（1966）、《夏日归去》（1968）、《你像我的眼泪》（1969）、《我的保加利亚也登上旅程》（1971）、《祈求世界》（1973）、《快乐·忧伤·光明》（1974）、《我有足够的盐和面包》（1980）、《走过的路》（1985）、《每个工作日都美丽如画》（1985）等。

春天的大地

你发出青草、细雨和黑麦的香气，
那黑麦即将返青，却仍在沉睡，
不久就会迎风摇曳在田野上。
但这一时刻还十分遥远，
我只隐约听到它的呼唤——
田野正是用这一呼唤在轻轻歌唱。

不，你没有发出香气——你在颤栗，
你带着清新、春天和梦幻的气息，
尽管你全身光秃仍似冬天。
在每个白雪皑皑的黑夜中，
都有一匹奔马闯入我的梦境，
和它一起来的还有你的春天。

我睁开双眼——仍是冬日的平原。
一堆堆白雪——既非奔马，也非春天。
幻想、渴望、不现实的睡梦！
但是，大地啊，如果没有这一切，
试问，直到今日，
你不是仍然还生活在冰川期中？

1973

每个工作日都美丽如画

生活还在沉睡，
沉睡在窗外黑蒙蒙的襁褓中间。
但心灵之钟已在呼叫：
“快快起来！你也是工人中的一员！”
可我是什么工人？
我的双手不曾经历过酷暑和严寒……
靠我这无声无息的文字劳动，
大地和生活岂能变得更加美好完善？
改善这古老的生活
和它那古老的风俗习惯：
只能靠坚强的双手，
而不能靠诗人的伤感。
我铺开一张无字的白纸，
这时无数双钢铁的手经过窗前。

我请它们光临我的白纸，
像邀请远方的贵客一般。
它们并不是空手而来，
而是给我留下礼物一件件：
小个子瓦匠留下高大的墙壁，
冷静的冶炼工人留下平炉的火焰，
干巴的矿工留下两滴汗水，
黝黑的农民留下田里的沃土一团。
于是我的一张小纸
就成了巨大生活的画卷。

……刺耳的闹钟。清晨。
我的宾客。一张张白纸。
每一个工作日都美丽如画。

每一个工作日都是我的一个宁静的节日！

1980

尼·肯切夫

尼·肯切夫(1937—) 生于普列文州比亚拉沃达村。一九六一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专业。后去苏联格鲁吉亚进行创作实践。肯切夫的诗有民歌和格言诗的韵味，充满现代感情。他那复杂的形象表达方法常得到评论家的不同评价。

主要作品有：《在场》(1965)，《不过是一颗芥子》(1968)、《怪事》(1973)、《步行者的来信》(1980)、《揩蝇热浪》(1981)、《甘菊不咬人，而泛香气》(1984)等。

昼　　夜

睡梦是第二个生命，
我们沉浸在
紫色的苍穹下，
在螺旋形的思想里，
正在享受它的温情。
从思想的神秘烟雾中，
彻悟渐渐成长，
向我们走来，我们感到惶恐。
为什么？
说不清。
我们汗流浃背地逃跑。
终于睁开了眼睛。
于是第一个生命
到来，

它完全安然无恙。
与第二个生命不同，
它痛恨床铺罗帐。
忙把我们的身躯
套在
世界历史的巨车上。

1960

夜　　曲

夜晚弥漫着黄栌的气息，
蟋蟀尽情欢唱，
多么迷人的六月天！

可为什么乌云密布，
为什么又没有飞萤，
像从前
童年的时候？

我多么需要光明，
即使是狼眼发出的凶光，
我也要感谢！

1965

诗

我从不把诗句还给你，即使写得不成功。
在你模模糊糊留给我某种猜想，
而又不问谁允许我把内心的自由示众时，
我总抱着某种期望。
当雨过天晴而你却不在时，
我总感到无限惆怅，
因为我知道：
世界比它实际表现出来的要更加善良。

1987

马·绍普金

马·绍普金(1938—) 生于大特尔诺沃市附近的下利普尼查村。毕业于索非亚大学保加利亚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人民青年出版社诗歌部主任、《文学阵线报》诗歌部主任、作家协会书记等职。

绍普金的诗歌富于公民激情，韵律动人，形象独特。

主要诗集有：《第二十个春天》(1959)、《夜雪》(1966)、《后裔》(1967)、《领土》(1969)、《四月的轨道》(1973)、《距离》(1974)、《盾》(1974)、《特尔诺夫格勒的神话》(1976)、《光荣的原野》(1978)、《好话》(1979)、《命运》(1981)、《第二遍号之前》(1981)等。

多年以后

我不曾向妈妈挥手辞行……

蒙蒙细雨……我气喘吁吁，

匆匆忙忙——跨进车厢。

列车平稳地徐徐滑动……

渐渐加快，冲向远方——

前进，朝向信号灯、车站、建筑，

朝向新的天地和风光，

前进，朝向问题、会见、离别，

朝向新的友谊和课堂……

在那小小的车站里，

在那锈斑累累的旧钟旁，

妈妈像一个纤细的影子……

站在潮湿的站台上。
她孤单一人，无人陪伴，
火车蒸汽像头巾围住她的脸庞，
她呆呆望着列车远去，
身影渐小，消失在故乡。

我拿起一张报纸开始阅读，
听到大地正滚滚轰鸣，
这个世界在狭谷、沙漠和深渊里
像一个病人在蹒跚前行，
它充满球赛、戏剧和凶杀，
还有灾祸、迫害和战争。
那一天在我的记忆里，
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心情不宁。

可是现在——多年以后，
我经过了无数车站和路程，
眼里的疼痛早已消失净尽，
心中却燃烧起奇异的火种，
一个罪过一个难以宽恕的罪过

像一根芒刺在我的良心上抖动。
我不安地责问自己：
怎能在走向广阔世界的当儿，
却不曾向妈妈挥手辞行?!

1982

不要对我提起

不要对我提起失败和错误，
不要对我提起痛苦和悲伤。
你要在忧愁中保持平静，
你要在激情中也一样善良。

你知道我的道路崎岖艰险，
一直蜿蜒在峭壁悬崖。
你爱我，愿同我一起前进，
你坚信我的命运不差。

也许你一直怀着希望，
有一天我会带你游遍世上湖光山色。
但是我走路一直凝视苍穹，
把自己的全部精神都献给了诗歌。

我陶醉在节奏韵律里，
我取得过成功，也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但这个世界从不懂得饶恕，
于是，我就只好浪迹天涯。

但请你住口，请你不要提起。
我的生活注定艰苦贫乏，
我宁愿要没有家的爱情，
也不要没有爱情的家。

1985

伊·戈列夫

伊·戈列夫(1950—)　生于索非亚。一九七五年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一九七七年任人民青年出版社编辑，一九七八年起在人民文化出版社工作。他的诗糅合了嘲讽、怀疑精神、内心的戏剧性和人道主义激情。

主要作品有：《白蝴蝶》(1975)、《请相信我!》(1977)等。

我 不 是

我不是商人。
但我愿意成为商人，
如果我能骗过
那卖棉花糖的小贩。

我不是军人。
但我愿意成为军人，
如果我能命令人们
吃饭不用刀。

我不是总统。
但我愿意成为总统，
如果我能教会我的国民
只为

田野里的矢车菊效劳。

我不是。
但愿我不是。

1982

沙土宫殿

当我用沙土建造宫殿时，
我并不害怕
　　　　那永远考验
我耐心的
　　　　汹涌的海浪。

当我用沙土建造宫殿时，
我并不害怕
　　　　那些
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人
（他们都有正当的职业）——
他们会看到我那健壮的双肩，
还会惊奇我的头脑。

当我用沙土建造宫殿时，
我并不害怕
　　　　　那众多的热心人，
他们起劲地给我出主意：
　　　　墙壁应多厚，
　　　　哪里开大门，
　　　　哪里辟花园。

我只害怕
　　　　会走来一个女子，
带着信任的目光，
投入我的怀里，
还要求和我住在其中。

1982